

2024年1月11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石会娟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它曾坐落在沧州大运河西岸，是清朝户部尚书戴明说的私家园林

## 戴府定园：从历史深处走来

■本报记者 马艳

人们常说，“到北京逛胡同，到扬州观巷子”。如果想探寻沧州的悠久历史，就要去大运河边走一走。这里的每一个地名都深藏着一段往事，那或是普通商人的发家史、文人墨客的传奇事，亦或是江湖武林侠客的快意恩仇录……

那些流传于地名背后的故事，带着时代的文化记忆，从历史深处走来，让后人对一个普通村庄，一处

青砖黛瓦的老建筑，一条不足百米的小街巷，都充满了无限遐思。

在沧州市区大运河北段、运河西岸有一个村庄名为戴家园，后写作代家园，是由戴府定园发展而来。戴府定园是清代户部尚书戴明说在沧州运河边修建的一处私家园林。

300多年前，这座占地一百多亩的私家园林，依偎在大运河畔，

成为运河岸边的一处独特景致。戴明说曾经做过顺治皇帝的书画老师，擅长诗文、书画，道号定园，他的很多著作都以定园为名，如《定园文集》《定园诗集》等。

戴维强是戴氏家族的后人，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戴氏家族的历史研究，他把家族故事做成了短视频，分享给家族成员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宝贵的资料不单单是戴氏家族

传承的瑰宝，也记录了沧州大地发生过的一个个真实故事。那些故事对于研究沧州人文历史也是弥足珍贵的。

曾经有多少文人墨客拜访定园？这座园子里都有哪些陈设？多少诗集字画作于定园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戴维强的讲述，一起穿越到300多年前，去解密沧州戴府定园的文化密码。

## 寻访中溯源

这里曾是清朝户部尚书戴明说的私家园林

戴府定园到底是什么时间建造的？

戴维强寻遍各种文献志书，都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时间。通过族中老人的讲述，以及戴明说留下的诗文，他推断戴府定园应该是在戴府圃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。

传说，戴明说的曾祖父戴才，为其父建墓地需要的坟土，全部用船沿大运河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原籍运来。大批船队载着家乡的土，源源不断地到达沧州，坟地用土够了，便把多余的土卸在运河西岸，即老家渡口以北，现在的永济桥到新华桥一带。后来戴才之子戴绍科在这里建造了戴家的私家园林——圃园。圃园以花草、林木为主，房屋不多，也有叫璞园的。后又在其基础上扩建为定园，并在园内增加了很多建筑。

戴维强和戴家族中老人根据家族传说和家庙流传资料推测，戴家从南方运土不止一次，且数量巨大。圃园的土多来自于南方，这一片的土质因此而变好。

戴明说的祖父戴绍科的墓志铭记录了一段他在圃园的美好记忆：常以风日晴和，招集朋旧，徜徉在河西圃中，兴到微吟，聊写情愫，不事雕琢，栩栩自适也。

戴明说是一个官员，也是诗人和书画大家。他致仕之后，便在定园生活居住，所作的画作，多署名定园老人。

戴维强曾多次就戴府定园的规模、陈设等请教族内老人。根据他们的讲述，慢慢拼凑出定园的样子——

戴府定园规模宏大壮观，占地一百亩以上。内部建筑有祠堂、私塾等。定园正南偏东有一座土地庙，临近运河沿岸。定园依傍运河而建，幽静素雅，鸟语花香。戴府大门朝东，气派华丽，东门悬挂大匾，上书大字“戴府定园”，为戴明说亲自撰写。沧州王鲁唯曾作《定园春夕》，描写了定园的幽雅春景：“芳园古树噪归鸦，石上清泉脉脉斜。二月春风还未暖，碧桃初放两三花。”

## 文脉的延续

明末清初理学大儒孙奇逢曾在定园开坛讲学

清康熙四年，明末清初理学大儒孙奇逢先生曾在定园开坛讲学，多名戴氏族人拜于门下，这成为沧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戴明说52岁辞去官职，有人考证，此时他心里另有追求，这便是从学于孙奇逢。

孙奇逢与李颙、黄宗羲齐名，合称明末清初三大家。更由于其北学“泰山北斗”的地位，被誉为“北方孔子”。他一生虽没有做官，但是他的弟子为官者很多，清康熙年间有“征君（因朝廷多次征诏，均遭拒绝，时人尊称为征君）门生半朝廷”之说。

清康熙元年，54岁的戴明说拜79岁的孙奇逢为师。

清康熙三年，有人说孙奇逢所作《甲申大难录》有犯禁之语，刊刻该书的李顺昌被捕下狱，81岁高龄的孙奇逢北上申辩。次年，孙

奇逢第二次北上申辩，停留了十个月之久。在这段时间，戴明说之子戴王绥专门接孙奇逢前往沧州讲学。

这次，孙奇逢在戴府定园住了20多天，与戴明说等沧州文人研讨学问，诗酒唱和。

遥想当年，沧州大运河畔的戴府定园，每日定是门庭若市，往来皆鸿儒。沧州周边的“文化大咖”齐聚在戴府定园，把酒言欢、吟诗作对……原来，几百年前先人们的生活是如此鲜活，他们闲谈间碰撞的火花，刹那间涌现的思想，都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戴明说向孙奇逢请教：“心如何得静？”孙奇逢答曰：“无欲故静。”戴明说向孙奇逢问学十余载，为孙奇逢学术思想在沧州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

清顺治皇帝所作钟馗图 御赐户部尚书戴明说

## 定园处处有典故

赐杏堂、赐仙堂、内势楼……那些故事已经远去

定园内的亭台楼阁无不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内涵，但是很多已经无从考证，比较有名的有赐杏堂、赐仙堂和内势楼。

清顺治十三年八月，戴明说奉旨作画，顺治帝赠他银质章一枚，上面刻着“米芾画禅，烟峦如靛，明说克传，图章用锡”。这枚银章曾是戴家传家宝，后来遗失。戴明说因此作《赐章谢表》。

顺治帝对戴明说的评价很高，说他画的山水能够和米芾、董其昌媲美。由此可见顺治帝对戴明说的欣赏。

戴明说致仕之后，在定园建书房，供奉龙函天章，这间书房被命名为“赐杏堂”。

据戴家族中老人考证，戴明说奉旨作画44幅，顺治皇帝御笔回赐14幅，这些珍贵的墨宝在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遗失。现在能看到的只有《钟馗图》和《水墨狸奴图》两幅，其他的不知所踪。

戴维强介绍，顺治皇帝18岁御笔画作《钟馗图》曾在家族中收藏，但是这幅珍贵的画作不知何故流散，后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。画作上有顺治御笔题写的：赐户部尚书戴明说。

《水墨狸奴图》是顺治帝在画作上题字，赐予戴明说的。画作上有一首七言绝句：“萱草花开近地轩，草虫趋富家园。狸奴食已寻幽窟，鼠辈潜踪不敢喧。”

在14幅御赐画作中，比较重要的是一幅给顺治皇帝祈福的《老仙图》。据清史稿和时人笔记记载，那年顺治皇帝久病不愈，感叹施政不当。当身体渐愈时，他诏戴明说绘神仙图悬于大殿，祈福延寿。

当《老仙图》呈上时，万寿字组成的神仙图，令顺治帝龙颜大悦，再次让戴明说绘制一幅同样的，其中一幅加盖顺治皇帝玉玺、御笔题字回赐。

定园供奉《老仙图》的正堂即为赐仙堂。现在，《老仙图》不知所踪。戴明说在赐仙堂所编辑的书籍都会标注赐仙堂，在赐杏堂所作书籍画作，也会标记赐杏堂。

戴府定园还建有一座内势楼，戴维强推测内势楼应该紧邻书斋赐杏堂。内势楼建筑高耸，虽没有朗吟楼、南川楼等高大，但也是沧州一处著名建筑，是运河往北一处高耸建筑。戴明说为此制作一方铃章，名曰内势楼。内势楼在戴明说次子戴王缙的诗作《内势楼晚眺》中也有印证。

一个家族的变化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正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才构成了丰厚的历史。几度春草生，几度秋草黄。运河边的定园已消失在历史烟云中，但是回眸往昔，河边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河水孕育的人们不管走向哪里，都不会忘记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。



御赐龙函天章印文



御赐水墨狸奴图 顺治帝御笔题字赐戴明说